



书话

# 书香是什么香?——读《书香百年》

□ 张大升



“榕西戈平、桃李成荫；一堂师友、亲爱精诚……炼好我们的身，炼好我们的心。此身、此心，成己、成人。复兴民族，孟津群伦……”

翻开由我省作家李学彦和宣威市西泽乡中心学校校长王正雷主编的《书香百年》，西泽乡戈平小学的老校歌仿佛从书中流淌出来一般，每一句歌词都铿锵有力，每一个声音都爽朗清脆。歌声中，改革兴校，

满怀育人宏大志愿的坚定理想；一代代学子奋发图强，为复兴中华民族而读书的身影仿佛重现在眼前。

在这里，“成己成人”可以理解为由“成己成物”衍生而来。《礼记·中庸》：“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后以“成己成物”表示自身有成就，也要使身外的一切有成就。对比“成物”，“成人”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身边的人也有所成就，则是“成”的最高境界——人，也是教育的根本目的。“成己”是小我，“成人”就是大我。以成己、成人为前提，之后实现“复兴民族”的最终目标。这对于诞生于民国初年的戈平小学来说，其办学理念和思想，今天看来仍堪称伟大和远见卓识。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的同时，孙中山先生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宣传革命理想时的忠实拥护者符聘卿，回到故乡宣威西泽戈平村，开始了他建校兴教的理想。1912年，戈平小学建成并开始招生办学，至今已有108年的历史。据《宣威志》记载：“民国元年，全州(县)有两级小学两所……”戈平小学是其中的一所，其开宣威农村新型学

校之先河，别开生面，使办学质量名扬全县、全地，乃至全省，一度成为宣威西区的教育中心，被称为西泽的文化发源地。新中国成立后，戈平小学撑起了宣威教育的半壁江山。一百多年来，戈校人才辈出，或服务桑梓或报效祖国，一个个优秀人才让戈平小学熠熠生辉。百年风云，百年巨变，百年坚守，百年传承，书香浸润的戈平小学，为宣威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书香最早的由来，据说是因为一种名叫芸草的植物，因其散发出的香味能杀死书虫，爱书如命的读书人就把芸草夹在书中，对其飘散出的缕缕香气称为“书香”。然而，沧桑逝水，风习递嬗，此时的书香已经不再是彼时的书香了——不用杀书虫了，芸草的香味也就不再被需要了，或者被替代了。

对于百年戈平小学而言，其书香来自于西泽那片生机盎然的物质乐土，更来自于西泽那个安宁和谐的精神家园。西，即宣威西部；泽，水多，有“五峰聚首，四流同道”。得益于美丽的自然风光，西泽有宣威“小香格里拉”之称；1949年4月作为中

国共产党滇东北地方工作委员会、“边纵”六支队所在地，因此还有“小延安”之美名。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具有强大生机与活力的西泽水土，是谓地灵；百年教育的兴起，书香如春风化雨一般润物无声，又滋养着这一方水土，让水土灵动起来，让人文精神照亮前行之路，历经风雨造就芳华，是谓人杰。

不为己，没有一己。《书香百年》“让戈平小学的书香得以芬芳，让戈平小学的文脉得以延续，让戈平精神的维度更加高远”。这是对编者辛勤付出的褒奖，更是对此书的高度评价与肯定。

有句话说：“酒香肉香不如书香，藏金藏银不如藏书。”依我的理解，对于个体而言，书香当是人的体香；对整体而言，书香不只属于校园之香，还属于社会之香。遗憾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书香社会，中国自古就不是，在“阅读危机”的当下离我们也很遥远。尽管如此，正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最是书香能致远”，一个具有高度文化自信的社会必定是一个溢满书香芬芳的社会。个中美好，值得我们去憧憬，更需要我们去构筑。

修身

## 无事此静坐

□ 耿艳菊

琦君的《读书琐忆》里讲到几处她少时读书的地方。

一处是远离正屋的谷仓后面。此处人迹罕到，风和日丽，有阳光又有风。

一处是厢房楼上走马廊的一角。阿荣伯为地用旧木板就墙角隔出一间小屋，屋内一桌一椅。小屋一面临栏杆，坐在里面，可以放眼看蓝天白云，绿野平畴。

还有一处是花厅背面廊下长年摆着的一顶轿子。轿子原是琦君父亲进城时坐的，后来有了小火轮，轿子就没用了。她捧着书静静地坐在里面看，若听到脚步声，就把竹帘放下，有一份与世隔绝的安全感。

汪曾祺年少时有一处读书的地方也让我印象深刻。那是他外祖父家的几间空房，檐外有几棵梧桐，室内木榻、漆桌、藤椅。这几间房子是朝北的，夏天很凉快。南墙挂着一幅横轴，写着五个正楷大字：“无事此静坐。”这是待客的地方，但是客人很少。汪曾祺常常拿了一本闲书，悄

悄走进去，坐下来一看半天。

细思琦君汪曾祺他们少时静心读书的地方，有相似之处，那就是随意，并没有多讲究。少年人爱玩是本性，却心思简净，一旦喜欢上书本，便可以把一个平淡无奇甚至孤寂的角落变成丰富多彩的世界。

我年少时常读书的地方是东屋窗下，那里放着母亲的缝纫机，窗外有一棵茂盛的柿子树。只要不去学校上课，我总是喜欢坐在缝纫机前，把缝纫机当书桌，安安静静地看书，累了就看看外面柿子树青绿的叶子在风里摇曳。

然而，长大之后，很难再有这份简净的心境，安安静静坐下来读一些书。常常希望自己能有一间幽静的书房，屏蔽掉外界的热闹喧嚣。友人笑我，心静不在于外而在于心，给你一座森林，你也不觉得安静。

是的，静在于心，而不是外界的因素。汪曾祺说，世界是喧闹的。我们现

在无法逃到深山里去，唯一的办法是闹中取静。

汪曾祺晚年养成了静坐的习惯，静坐的地方是他家的一对旧沙发，有几十年了。他每天早上泡一杯茶，点一支烟，坐在沙发里，坐一个多小时。汪曾祺晚年写出了很多优秀的散文小说，他说常得之于清晨静坐之中。

不久前认识一位朋友，他和我一样也在大城市过着快节奏的生活，挤早晚高峰的地铁上下班，反而这段时间是他静心的时候。早上他起得早，一般都幸运地有座位可坐，他便不玩手机，不戴耳机听歌，静静地放空自己，然后再安排一天的工作。晚上下班没座位，他就静静地站着，梳理好这一天发生的事，及时反思。因而，每次见他，总是从容舒缓的样子，令人羡慕他的好心态。

无事此静坐，一日似两日。静坐片刻并不是浪费时光，而是让自己慢下来，心境明朗，从容悠然地生活。

学而

## 桃花溪水慢慢流

□ 杨树荣

鸡足山上好风光，沙址是个好地方。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桃花轻轻地飘进了沙址河，形成了美妙无比的桃花溪水，带着诗意的慢慢流向远方。鸡足山镇首届桃花节就是在这浓浓的春意中，在古香古色的洗心桥畔举行了开幕式。当天，我接到在昆明的沙址人寸立奇的电话，建议将沙址人写沙址的文章进行收集整理后，以《品读沙址》公开出版发行。沙址白族文化研究会很快采纳建议，并于半年后出版了《品读沙址》。

明崇祯十一年(1638)至十二年(1639)，徐霞客两次经过沙址，他在游记中写道：“溪北鸡山之麓，有村颇盛，北倚于山，是为沙址村，此鸡山之南麓也。”据《宾川县地名志》载：“沙址，村居鸡足山麓，沙：指沙门，为佛教徒总称。其含义为鸡足山僧尼至此止步，以规范其行踪。后因‘止’与‘址’谐音，衍变为今名。”

沙址坝是一个典型的白族聚居地。古往今来，沙址坝是鸡足山的门户，是朝山拜佛的必经之地，也曾经是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重要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作用，再加上风景秀美、气候宜人的自然环境和淳朴达观的白族居民，自然沉淀出深厚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令人可敬可叹的精神财富。这里独特的文化底蕴就像一坛珍藏千年的老酒，醇厚芬芳，余韵无穷。沙址白族文化研究会的美好愿望，就是将这坛美酒分享给大家，用文字，用心灵“举杯同饮，共品人生”，让更多的人了解鸡足山下的沙址，让沙址的优秀文化薪火相传。

《品读沙址》共分历史浪花、文化探秘、美丽传说、故乡情深、诗歌飘香等五个部分，集合了目前沙址坝文化爱好者近年来发表过或尚未发表的有关沙址的文章，有散文、杂文、诗词等，以沙址人讲述沙址的事，以沙址人倾诉家乡的情，多方位多视角介绍沙址历史文化，宣传和弘扬沙址优秀文化。《品读沙址》的作者中有80多岁的退休老教师，有风华正茂的中青年干部，有20多岁的在校大学生，也有白天干活晚上写作的农民，形成了老中青三代沙址人共同抒写沙址，赞美沙址。

桃花溪水慢慢流，《品读沙址》画中游。唐代诗人张旭的“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让我触景生情，浮想联翩。如诗如画的沙址坝，不就是我们心中向往的桃花源吗？

掌故

## 琴中雅趣

□ 江舟

《警世通言》中有一则家喻户晓的故事《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其中说到钟子期对琴的知识，对琴理的通晓。钟子期是个山野樵夫，居然会听琴，使弹琴的晋国上大夫俞伯牙大为惊讶，就故意考问他：“你既来听琴，必知琴之出处。此琴何人所造，抚它有甚好处？”钟子期答曰：“此琴乃伏羲氏所琢，见五星之精，飞坠梧桐，凤凰来仪。凤乃百鸟之王，非竹实不食，非梧桐不栖……”钟子期一番对琴的见解让俞伯牙大为惊讶，两人互引为知音。

后因钟子期故去，伯牙痛失知音，便将这具瑶琴摔碎在钟子期的祭台上。至于这瑶琴是否经过伏羲、尧、舜之手，自然是无从考证，但是古人对琴理的见解，却真实地道出了古代文人对琴的独特感情。琴的不平凡来历，使它有别于一般的乐器而成为雅乐。对此，历代的文人都不

嫌烦琐，津津乐道。晋代嵇康的《琴赋》，一开头就对制琴之木料梧桐着尽铺陈渲染之能事：“惟椅梧之所生兮；托峻岳之崇冈。披重壤以诞载兮，参辰极而高骧。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郁纷纭以独茂兮，飞英蕤于昊苍。夕纳景于虞渊兮，旦晞干于九阳。”梧桐根植险峻之山，泉水环绕，环境幽僻深邃。四周布满宝玉，与之为邻的皆为脱俗之物。这哪里是在咏制琴之梧桐，分明是对一种高尚、风雅、清纯、恬静、潇洒、淡泊的人格的歌颂和向往。制琴之器尚如此集美于一身，琴声自然和美，抚琴人也自然不同流俗。

钟“琴”的士人，从爱“乐”到爱琴，以琴明志。

东汉的著名文人蔡邕，在南方时看到吴人把梧桐当柴烧，就讨下这块已燃着的木头，将它制成琴，音美而纯。因木头自火

中抢出，虽经截制，其尾犹焦，故时人名此琴为“焦尾琴”，这把琴，成为蔡邕最心爱之物。

陶渊明是晋之名士，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隐居村野。他自称不懂音律，却仍备有一张无弦之琴，不时抚弄一番，别人不理解以为怪，陶渊明却怡然自得，他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可见他意在琴外。

历代不乏名琴，见诸野史杂说、文人书稿者不少。有名的如伏羲的“龙吟”，黄帝的“清角”，齐桓公的“号钟”，楚庄王的“绕梁”，司马相如的“绿绮”，白居易的“玉磬”等等，几乎每张琴都有一段有趣的传说。

文人寄情于琴，方代代相传，演绎出许许多多关于琴的故事，使琴具有高贵的属性；而琴的不俗“出身”，又增添了后世文人制琴赏琴的雅趣。从这个意义上讲，“琴趣”与情趣，确是颇为相通的。